

壽文兼雜記

國家宣力之臣卓然而崛起者其先世所留貽固必有無窮之積
累而其相與以有成往者得之玉昆舍友之間蓋伯氏之為
主器而於其昆弟則為家督殫友愛之忱殷勤護持俾
得肆志於古經世之學浸淫淹通以厚其底蘊而擴其公輔
之量而恭厥兄者卒能無負國氣之心期大遂顯揚之願而因
以篤其慶而錫之光謂非造物者之巧於報施也夫若我
恕田先生者贈光祿九濤公之家嗣 雲觀中丞之伯兄
也生而穎異尤肫然有至性好讀書貫穿經籍宿學六
帖之家故儒素門閥之楮柱匪易也既以 光祿公春秋高



不欲以家政擾其神而毅然任其事雖煩猥勿避焉嘗謂大
中丞曰吾弟抱負不凡功名事業所優為也盍壹乃心力爭
濯磨而規進取若夫高堂甘旨之奉家人日用飲食之資
吾力能勉之母復過而問焉可耳於是日共三弟 淑庭侍
養於家先意承志色笑皆歡積愛日之天真休若孺子
慕者蓋歷數十年如一日而雍穆之氣盎然於一堂昔許
武析箸以成弟名而先生則以負荷析薪者歆及手足使
之蔚其材而恢其緒用意之純駁廣狹相去為何如也書
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孔子推原之以為是亦為
政 先生其庶幾乎 光祿公典 太夫人先後棄養 先生

毀瘠踰禮里人感之幾於詩磨菴莪而社停桑柘造淑度以
疾謝世 先生痛切鴿原久而不自釋孝愛之深加於人一等矣
而其樂善之誠悉奉孝弟而出不望報不求人知急人之急
並不計己之緩急更有足以愧天下之擁厚藏吝施予而為
賢士大夫之所心折者在焉吾聞其遊於蜀也友人集貲以貸
而為之廉值以殖貨請鬻於枝江稠載可必也會其地大水為
災民人流離失所 先生悉舉所有以賑恤之傾囊倒篋而
歸夫人即好行其德要必處已於有餘而後可以濟人之不足
先生非有陶朱倚頓之富而拯厄扶傷有類於堯夫之助麥
而逾於真客之贈緡者則其隱德為不可及也

而瞻族之誼洽比其鄰之惠又不足言已其接物也慈而和而其
律已也則嚴而謹胸不設城府而足跡從不履公門鄉党有忿
爭必力為排解一如魯仲連之毫無所取人莫不敬而服之晚
年居廟研究內典曰非佞佛也聊以攝吾性耳其心地之光明
有如此者德配劉夫人內則夙躬動中禮法婦戢和而宜於室
家鴻業相莊賢內助也六即 先生型于之化也長子朗山
舍人不祿於蚤歲次三均幼慧克疑克歧咸目為大器孫一朗
山出也已就傳矣秀凝小同宜興厥宗流澤之光殆將於楡
景見之歟且夫穢祥之集貴乎德感以基之也純嘏之常恃乎
養粹也本根有訖則葉茂而枝榮昭質靡虧則神凝

而物無疵厲 先生古入鬚眉健誇腰腳上荷 龍章之

寵錫優遊於林泉一慰當年之勞勩積之厚者報之隆繇此

駐彩延華奚不可比齡旗翼爭算松喬哉中丞踐戩

清要敬歷中外由浙而豫而秦為政持大體每迎 先生入

署愛敬之篤不減於司馬溫公而先生猶以時艱相教勗其

所期者遠矣余自函度隴其 中丞同官最久知 先

生者故悉茲以己卯孟春為 先生週甲復始之辰諸同

人將製錦稱觴乞言於余余惟即先^生躬行孝弟之所就

其其所推暨者約舉焉以為福之徵壽之券而為之遙浮

一太白云

詩之言壽者一則曰令德壽豈再則曰壽考維祺者福也福以壽為
先德其福之券乎而偕老之福又若惟君子宜之者琴瑟之諧足
以保太和而集純嘏自未倫行之敷未有不行室家之慶者也
而今乃於 先生得之先生秉姿穎異年方五齡承詩禮於
膝下授三千言立能成誦且勿忘族黨奇之十五為文章翰藻聯
翩輒驚其長老以治家政故不克遂志於名場惟以孝弟為本
務稱之者無間言昆弟七人惟 先生最少見者比於馬氏三季常
有由然也昔余遊西蜀初相識於之衡齋即乃兄鴻川太守之

舊治也見其貌沒以古神淵以懿意氣勤懇伯仲之間所
訢如也而智府常瑩崖不立岸雲事接物莫不井有條心折
者久因識其內行最志之會余聞藩於秦喆嗣軟洲大令持
手版素謁叩其近狀則起而對曰樛不敏竊見大母性淑而好
勞雖晚年猶不輟紡聲每善病阿父先意承志即以安否為
受喜事之者曾不遺餘力焉孺慕之誠蓋積數十年如一日今
大母高年棄養子戕固無忝而精力亦少衰矣寒家本巨族
而二百年來無祠宇迺於故宅之西敝建之以隆本源之報好
讀書亦耽吟詠暇則以此自娛鄉鄰有紛難力為排釋一如
魯仲連之卒無所取無他也而吾於此益徵先生性天之篤而行誼

之高夫人家藉標緗之業撫簪纓之門測苟其天資卓越抱
負非常未有不銳意科名以期身毛之濟美矧為當代名公鉅
卿之所器則又未嘗不思展殊猷奏奇勲以博取人間富若
貴誇耀於里閭然吾聞真寇之方張也羣盜如毛時丁稚穉
宮保守岳郡以先生為團練長遼賊竄郡之大雲山據險
為巢眾莫敢櫻先生躡屩先登奮高臂一呼而義士響應亦以從
賊靡而遁四境帖然胡文忠督師於鄂聞捷而壯之致書敦
請佐戎機辭勿往蓋其弱冠之廢學也則以垂髫失怙不欲
以俯畜之事重累慈闈耳繼而卻聘也則以萱堂春秋遲
暮不欲使倚闈之望倍切於陟屺之思耳而卒也甘旨無缺於

羞膳定省不間於晨昏有以遂其愛日之忱而又規膏腴以自
廣啓堂構而維新且得分其餘波以為宗族交遊有無緩急之
誼不其偉哉是故型于有本範肅壺中 德配劉夫人姆訓夙嫻

婦戢惟謹荆布持門同心於貽勉夫子之好客綽有孟嘗之
夙而雜佩之將不憚也銜機以勗學而尊崇師儒饌具
必出於中饋人皆景其賢而其播為美設者和順蘊為慈
祥好施予急無不周里有赤貧子負債從不償人遂莫之
貸迫於歲除之夕不得已乞假於夫人竟以三緡置戶外俾
自取之若人銜其德不踰年而權子母以歸蓋中悃以柔惠
感人勝於丈夫之慷慨好義多矣是以中年曾抱恙於疾

首久之乃不藥而瘳人皆以為隱德之所致云茲者案則舉
鴻杖將刻鳩先生以純而未漓之性厲而愈出之精神健
步趨而強飲食正不必餌丹石粒芝精而修道以養壽美意
以延年知必能葆真扶善共亨遐齡於以拜木公而揖金
母使安期之棗曼倩之桃共恒春之連理爭歲月也並作連
理之恒春稱難老之永賜也而子孫之復熾復昌且得於及
身親見之矣德緣壽而益懋壽即以福而弥永吾將持
是說以壽先生即以是侑一觴也可

歲辛未余膺

簡命視學秦隴越明年慨然有勗建味經書院之志欲得一
達於構造營繕之工而又沐浴於書之教澤樂於從事者為之
董而難其人都人士交以

乙峰先生薦延而與之語見其恂恂然有儒者風而量度宏規
亦似有成竹在胸者遂以其事屬之 先生毅然以身任復引汪紳

怡子養源牛子振之為之佐於是相厥基以區畫先講堂而後齋
舍莫不井井有條而鳩工庀材復殫乃心而不遺餘力千萬間
廣廈不數月而觀厥成而耽任味道之士咸各軒鼓舞舞于
負笈而來則其有功於教而嘉惠士林者殆非一手一足之烈也錄是

公餘相過從，得悉其生平。先生生而穎異，甫授讀

目輒數行，下為文規撫，大家落筆，千言成童。應郡試，初入場，輒冠童子軍。因之益自淬厲，凡所從遊，多係晉名宿，恒以大器期之。既屢躋於選，遂辟孔孟而託業計然，而其權衡則必宗聖賢理財之道。足跡半寰區，而徑營實用乎宇內。以視夫斤於椎刀之末者，其意氣大不侔矣。吾聞夫通都大邑之間，貨財輻輳，繁昌之地，居閭閻者，皆各仿粉榆之設，建立別館，以為佳節良辰，讌會之所。於以敦桑梓，敬恭之誼者，比也。賦先生於所至之處，遇故有山右館者，則增葺而整飭之；其無者，則新設之。如蜀之重慶，則有濡翰手書，揮六十年釐金之額，直隸之天津

則有分為八條日期其遵守之議陝之淫干則有購址偶備撰
文書丹勒石之舉而附章程十則於其後皆所以完勝蹟而懷
永圖也而又好文遊善結納折節禮賢不憚下陳蕃之榻而開
北海之樽一時名卿大夫每樂其醇答共往還焉至於同列之
聲名氣求則靡不對之而肅然起敬蓋其為人也莊以持已
和以接物然諾必誠言笑不苟故見其重於當代有如此者矣
且夫人徵逐市塵之中日以生殖居積為務而不復知吾身更
有不朽之事業者所在皆是即或有深明大義之侶而徇曲謹
則之遠謨蹈闊疏則鮮實濟 先生器識不涉拘墟而智力
倍極沈摯是其超然於風塵流俗之表有非恒情所得測者固

皆有學問中得未者也近以西征糧臺西寧轉運暨嵩武軍大
營各協餉暢交會以通緩急源不匱當事錄其勞擢薦司馬
之職而先生抑然自下不樂仕進暇則讀奇書玩古法帖偶
一拈毫詠吟亦或設色丹青以寫意有雜錄文集尺牘等篇
所著有陶情詩鈔將付歌劖又有匯兌莊一記將壽諸貞珉
置之涇干之館以垂於無窮偉矣哉詰嗣四長次已入庠銳意
科名進取未可量三持家政部署裕如也四善屬文遠到可卜
今夏先生以書寄京師慰問慇懃且曰某歷甲子三百有八
十有奇鬚髮漸斑而齒牙動搖幸眠食如昨耳目尚聰強
九秋將為四子諏吉納婦蓋至是而子平之願畢矣但有刻

勵為人以終餘年焉已耳原惟先生志行之卓々如此殆古
所稱市隱者流歟是烏可以不傳亦既與先生別數年矣
竊喜其書之末而知其身之^之康強而逢吉也因為之傳以歸之

秋坪先生冀之傑也其先世居澗水實惟武林故家才敏而
性敦讀書以經為務不於章句少孤事母孝補弟子員為宿
儒所器既以祿養縈懷筮仕隴右會新疆有回紇吐蕃之變羽
檄飛馳先後受知於懋齋長相國忠武楊侯佐戎機時挽粟縱
橫於天山瀚海戈壁砂磧南北八城間幾閱寒暑雖備極艱辛
而不辭其瘁其強毅有如此者迄乎巨憚蕩平兵銷日月當
事嘉乃績除邑阜康先生隆教養於民力凋敝之餘治屯田興
水利立學校平庶獄政成而民胥安於是累迂繁劇之區扼首善
之衝要綰刺史之符所至皆卓：有聲蓋公於為政也斟酌夫水

懦火烈之情而運之以慈祥豈弟之實心以故宦游四十餘年歷
九縣一州之地而民靡不戴之如父母奉之若神明焉迨至倦羽思
還林泉退老年已七十矣而去思之在民者曾未有已也顧其御下
也寬而有制而其事上也則愿恭其律已也廉以介而其待宗族
戚黨僚友也則莫不有相賙相恤相通之義得者其操而又以肫
然者行其德趙清猷之一鶴一琴固非第高風亮節之足多矣子
二長潤堂負荷析薪出為虛武令逆徇陷其城巷戰不克以
身殉之 思邨有加焉次竹軒非百里才也初宰平涼姑臧諸
邑綽有父風山陰之治譜行為家傳矣繼而策名於秦奉板
輿迎養先生遂繇此居青門夫及游虛則常新火蓄密則難

燼先生^本不雕不琢之天優游於浮白祈黃之日陰陽不侵其內
實之形六鑿無所擾於中全之氣頭則皤然白也顏則渥然
丹也飲食起居之自適雖少壯無以異也藐姑射之仙人其神
凝而物無疵厲者意在斯乎而承家有令子猶且殫愛日之
忱以養厥志即緩急時有而羞膳必潔於南陔甘旨之供無
缺也則何事饌丹石粒芝精谷飲岩栖以延華而駐彩哉養
怡之福可得永年葆其真而純嘏有常奚不可比齡旗翼爭
算王喬者茲以夏五既望為先生攬揆之辰竹軒方權篆杏
城將先期稱祝而乞言於余忝與先生有桑梓敬恭之誼爰
與竹軒同官於秦知先生最悉竊喜先生之壽有所由致也藁

蕭之詩曰令壽德豈洪範之言曰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先生有焉

蔣之純方伯暨蔣夫人七旬壽序

歲丁丑秦大饑渭北為尤

之純方伯佐大府日孜孜焉策拯救之施恤民命也會余有事於新疆未之歲屢馳書相勗越明年春仲為方伯七秩嵩辰諸僚友謀所以為壽者乃正色拒之曰今者鴻嗷於野民莫遂其生吾歎焉奚以介壽為余惟我輩身為大吏為

天子蕃息黎元培國脉固宜登民物于仁壽者也方伯

知大體哉是亦足以壽矣昔者洪逆之倡亂也鼓狂燄而肆虐於鄂皖吳越淮揚齊魯之間吾楚之奮跡草莽號召義兵身經百戰相與翦除大憝者指不勝屈然或以英年樹節

於疆場或繼操吏治之權不數稔而未竟其緒曷敢謂富貴
壽考無與於功名事業哉 方伯為吾郡湘鄉右族代有
隱德事父母逮侍重幃竭力承顏靡不得其歡心孝聞里黨
無間言咸豐甲寅春 方伯以布衣慨然有敵愾之志與羅羅
山觀察提三尺劍從事戎軒好謀以決勝丙辰分領湘軍勤奮
有加烏壬戌總統湘皖水陸各軍負荷益重力益果迄乎甲子
十年中審度機宜身先士卒大小數百戰恢復數十城戰績之
特書于露布者未易悉數終而其最著者在黃州一捷當其
時羣盜如毛悍且黠而有一人焉雖不甘從逆實能出奇計
挾驍勇勁攻固守以老我軍 方伯患其黨羽之眾而壁

壘之堅巢窟之紛布也迺誓於師曰有能生擒賊目直搗賊
巢者受上賞不用命者戮無赦而又多方以疑之間諜以誘之
爰整其旅嚴陳以待之當其衝出精銳以折之設伏於隘
俾截而擊之於是躍馬指揮而影纓鳴劍之士電掣風馳所
向披靡羣醜就殲而枕藉械隨胆落者輒聞鶴唳以狼奔
若人自知技無可逞遂悔罪而投誠焉是役也踏破強梁四
十有八砦虔劉無算渠魁也改而為義士軍威大為之一振
人皆以武侯目之厥功偉矣是以先後受知於胡文忠官文恭
曾文正疊錄其勞以薦於

九重嘉乃丕績由少尉游歷守道蓋至是而

心簡有在矣辛酉將分巡安肅而皖之軍務猶未已疆臣疏
留之迨同治甲子江皖廓清丙寅始得率卒伍度隴權篆
於臨洮以觀民風兼掌楚兵柄丁卯大敗獯逆而危城以保卻
敵之勲不期於察吏時復見之己巳代廉訪之職治獄無冤
氏辛未

詔令陳臬於晉余欲使贊戎機請暫留不獲次年冬促驪
之山右攝河防軍政四境肅然癸酉夏入

覲闕廷對揚具稱旨光緒初元銜

命來關中維屏維翰凡分所當為者一以敬慎持之三年秋

披一品衣滋益恭承

天寵也其際遇有如此者蓋 方伯之於為人也矩矱先民惟隕
越是懼其應物也胸無城府亦崖岸不立其治軍旅也推赤
心而置之腹甘苦與同士卒皆知感及其居官也實心以行實
政不尚粉飾不涉徇事上接下不驕不慢不刻亦不苛有協
恭和衷之誼焉夫是以戎無債事而政績咸熙也且夫有冲度
者必有厚福有靜穆之神者必有深固不搖之氣予與 方伯
別數載矣雖以積勞之躬而六鑿不驚性天不擾其浮厲者恒
自若也自是而耄耄而期頤第祿爾康葆吾真以馴致之可耳
德配李夫人屏非儀而嫺內則少習桓少君之勤晚佩敬姜勞
逸之論賢內助也詰嗣二冢子溶川從軍有父風吳西筮仕以

太守晉秩齷司仲子梅山登賢書而為郎中待銓京國文孫五
說禮敦詩進取正未可量長則少牧行將服芻而載贄之鄂
矣曾孫二誦清芬而襲

恩廕頭角崢嶸咸目為大器積之厚者流自光駸乎門祚日
盛矣斯時也鴻業相莊鳩杖競進方伯即不樂言壽而
本好生之德宏壽世之歎殆荀子所謂美意延年者歟吾亦
將老矣吾楚之同官於秦者欲壽方伯而乞言於予惟即
其生平約畧言之以為益壽之徵而已矣他何言哉

壽者酬也如其人之所養以酬之非有取於脩養之術與夫養生之說也蓋必有以培其本根涵其生理充其自強不息之體葆其貞固不搖之真精夫然後性定而天愈暢氣足而神自完初不待眉黎耄鮒耆英圖繪始信純嘏之有常也若我雲泉其庶幾乎太守太守者吾楚星沙之望族攬桂林山川之佳勝從一厥考而家焉者也生而瑋異尤懿行必敦人見其色笑承顏悅親有道嘗侍疾椿庭愈月而衣不解帶禱乞身代莫稱其孝慷慨好施予急調恤隨地隨時殫其力而後快莫不道其善青年為諸生絳帳傳經於後學多所成

就壯而成進士觀政銓曹別獎綦嚴吏胥憚之邵寅緣莫夜
之金而隱其名時賢景之遇事持大體長官倚之於是承脩

壇墠 太廟 陵寢 普陀峪萬年吉地京通十七倉朝

夕以恪恭將事百工允釐焉績成

召對稱旨 天語褒嘉有能臣之目而 太守之抑然自

下者如初也洎乎一麾出守正已率屬而於社倉義學倍拳拳
致意是以祈年則晴雨輒應飛蝗入境禾稼無傷下車甫期
月而頌聲四起雖召杜龔黃不得專美於前矣人咸服其學
術之富而經濟之宏而吾之所心折於 太守者則固不在此也
子之事親也愛日而恪共子職匹夫亦矢愚忱而能繼志者卒

鮮 太守從兄二長琴舫通籍入詞垣改官比部初為 乃翁嗣
太守既度世仍歸其本生次以令尹筮仕於豫章先後繼逝
宦况蕭然 太守為之還其櫬又以伯兄之亞子承仲兄之祧
並携之京師備銅盤於別室而親教育之當其
先大夫之橐筆以遊也館穀所餘悉以為戚友緩急之需
有書券者固辭不獲 太守持家政一一舉而焚之用意之
摯固非有所為而市義為者凡此皆恒情之所難而 太守
優為之成先志也殆所謂孝思不匱者與夫人膺尺寸之柄苟
有一技之長未嘗不欲有所建白藉以表異於庸流若夫事
權未屬引分而避嫌遠患者有之迫於當境而觀望周章

者有之乃吾聞洪逆之倡亂也環攻建陵急太守一書生
耳挺然出為團練長率義士五百人以助大軍一戰而城圍解
論功弗受既又出其緒餘為人作嫁求借之鄉閭遠有巨寇為
不軌之謀鄉氓縛以獻其党蜂集欲奪之汹汹焉持戈相向當
事皇然也太守起而手及之擲頭以徇黨眾怖而散不其偉哉
然非有大學問堅其識力烏能若此且夫曲謹者鮮宏通肆應
者多矜伐太守刻意勵行而恢恢乎有大度才華不露而
臨事則毅然有擔當得為善之樂而與人必誠卒無所乖忤夫
是以行日脩而德日積也德盛則必有無窮之美報由其身以及
其子孫詰嗣三家君紹詩禮淵源其聯捷南宮也以華齡隨侍入

覲一時傳為佳話今復策五馬接武度關仰隴右而載賡來暮萬石
君之聲華如見也文孫四長次三均以天賦日誕生斬然具頭角人皆
以為異則其熾而昌者正未有艾也余惟長生之說若安期羨門
輩未必實有其人而侶鶴儕松道遙海上於其父母昆弟里黨
交遊以至於凡有血氣之倫漠然無所愛於其心而且無好無能
不曾樹一功立一業是猶深山窮谷間屹立一太古之石而指為長
生也於世奚裨焉 太守之行已也如彼而利物也如此繇此上邀
宸眷歷要津而游擢封圻為

國家宣力建熙天耀日之勲蓋其生也有自來矣茲以清和之某
日為 太守攬揆之辰正不必侈旗翼之奠鋪張海屋之籌知緝

福曼齡 太守實操必得之券因即生平之立心制行略陳梗概
為之選侑一觴云

蓋聞南嶽鍾祥絳闌啓登真之籍西池獻瑞碧城亘不夜之天
頌燕喜於魯侯祉蕃黃髮展烏私於萊子懽洽玳衣是以孟鄰
之教範常新郝母之神明不敝護堂永日時開長樂之花柘館
風清快種恒春之樹正不必尋丹砂於廖井始足延齡培甘菊
於酈泉方稱益壽已也則有

曾母王孺人者頻谿望族槐里莊姝幼習班箴式德容於季女
夙嫺郝法揚淑問於大家蓋當髻鬢之年即協珩璜之節既佩
閭媿之訓彌敦鞶帨之儀矣洎其賦于歸也逮事姑嫜勤修婦
職自盥饋餽餘降昨輒思娛老以旨甘念橐砧服賈韋車願代

承歡於色笑所以卮匱必潔蘋藻皆馨襪親陳蒯管不惡容言
準夫典禮愛敬本之天情雖歷廿年有如一若夫衿纓進退
箕帚周旋 夫子聲揚公抗跡羲皇忘機黎軒不雕不琢克儉
克勤

孺人則旦戒鳴雞風追挽鹿機上軋軋焦勞泐櫛之餘裙布垂
垂黽勉醪盞之側薦饌而眉齊鴻案敬也如賓理凋而志適牛
衣規之若友而且投贈樂捐其雜佩贍賙常徧乎六姻固宜其
德淑諸身慶貽厥後已

孺人舉丈夫子三仲子承桃於伯氏季子隨行於長兄兒是麟
膠宜凜析薪之義母和熊膽頻傳畫荻之書緬彼鬻子之幼不

益著相夫之烈乎何迺同室方期其偕老兩髦貽憾於未亡緊
良人謝世之年正時事多艱之際鴉音未靖綢繆爭陰雨之先
燕哺維殷搯作無暑寒之間相豐歉於男錢女布慈以代嚴規
賢愚於作室肯堂養而兼教此固茹荼不足喻其瘁判薦不足
盡其賢者也然而懿訓裕慈闈既艱辛之備歷斯先緒恢子舍
自豫順之日臻維時犀角璘編龍文蹠躩箕表競紹鴻圖開江
漢之濱泉幣堪珍駿業擴歧軒之術採芝苓以壽世利不權奇
絜羞膳而循咳情深養志遂爾章含璞玉湔除市井之浮華信
格豚魚坐致梯航之輻輳源雖開而流必節舊可守而新日增
則既貨溢百廛場通九市矣而

孺人猶復守敬姜之誠緘管無虛師德耀之賢荆叙不棄是其
幼躬罔懈者不將食報無窮歟茲逢花甲之初週恰值蕤賓之
應律浮瓜沈李何殊桂實松脂飲水調冰便是瓊膏玉液况復
三株手植夏蔭方濃寸草心長春暉未暮報平安於慈姥竹禱
靈壽於度索之桃應教酒泛碧筩笑倩麻姑而祝嘏尤喜窗窺
朱鳥永躋海屋以添籌

蓋聞造化補乾元五色鍊媧皇之石神仙留福應千秋熟王母
之桃貞苦節者得亨反象辭於周易介臧壽兮多祉賡燕喜於
魯侯是以行義閭中華鐙不落懷清臺畔寶婺常明節以壽而
彌堅奚啻桂董之成性壽緣節而益永直同松柏之後凋夫豈
必館託瑤姬艷稱難老壺投玉女競羨長生也哉則有 節母
章太恭人者處士 公之淑配而翼堂司馬之賢母也生而
聰慧幼即端莊念門楣顯女子之光克勵珩璜之德知巾幗有
丈夫之氣豈誇組繡之工迺當衿施襦結之時正祚薄門衰之
日姑嫜善事榛粟奚資夫子無違醪益易竭 恭人則禮隆降

乍佐滄漚以皆歡職謹齊炊屐屨而亦樂然使瑤琴永協寶鏡
長圓將井臼雍容未足徵其勞瘁也布錢黽勉猶難顯^厥艱貞也
何期甫侍伯鸞遽傷寡鵠磨笄大慟城欲全傾截髮悲號石思
立化祇以啼烏失帖乳燕方雛春筍非糧誰飼叔教之子秋蘆
作絮疇衣任昉之見聊留待盡之軀權作告歸之計撫兩髦而
誓志延一綫以貽謀隔幔風寒荻灰色慘斷機月落絡緯聲淒
蓋護背而之隱憂實蓮心之自苦矣猶幸琪花挺秀桂樹含芬
年既成童情殷將母繼涓陽以學步向京國而前驅携來繭紙
毛錐心源若揭覓得圖書典籍掌故能通業習三銓何慮何思
之表勤襄兩院不雕不琢之天寄身在讓水廉泉始也則牛衣

耐冷食力於硯田墨稼久之則鶴料無譏而由是陟屺興懷望
雲生感借板輿而奉迂潔梧捲已歡迎舞比嬰孩戲綵新老菜
之服膳馨晨夕斂笙補束皙之詩既望愜夫門閭亦輝增於堂
構是令子之克光前緒非皆 恭人之代有義方乎夫鞭送鸞
翔茂視夫簪纓者必無遠略丸和熊膽覘榮於鼓角者又屬恒
情維時翼堂捧檄櫻心壓金慵意方投班超之筆思絕温嶠之裾
盖亦府史之英流風塵之畸士也而 恭人則甘淡泊厭紛華
神注乎鄉闕愛鍾夫子舍謂桑麻培井里衡門勝廣廈之安矧
蘭玉繞階庭半菽逾三牲之養於焉敬偕隱賦歸來出燕臺還
澗水會稽竹箭猶然式彼貞操天姥靈芝藉以繇其壽算在

恭人心同冰雪垂老而不渝在翼堂義薄雲天順親以為孝此
母此子殆兩得之懿哉 恭人稱未亡兮二十有四歲撫藐孤
者三十有九年計臨週甲之期恰值先庚之紀卷菀之草屢摘
而猶芳欸冬之枝凌寒而更茂節甘則吉壽益於康理固然也
翼堂乃以榆社重敦方問年於橘叟瓊扉新啓宜獻壽於麻姑
敞東閣以張筵觴稱月妙問西池而祝嘏籥奏雲璈黃鐘動而
葭琯初調丹竈成而菊泉正暖好催梅信祥風開長至之花爰
假菩提愛日護恒春之樹

月窟山記

予宰潁陽之二年丙子夏大旱心竊憂之乃舍騎徒步北行四
十里陟月窟之巔而禱焉越日雷雨作其勢驟以赫士民相慶
僉曰微神之力不為功攷志靈湫夜月擅邑八景之勝溯其由則
以為昔有夜矚斯泉者但見有月在中非涵非印輒應三弦為
盈虧故名之曰月窟山是山也從疊嶂迴環之間而巋然特從耳
遠接重霄山之要紫石析磊圓折若架染色相之奇而古蓋目
所罕覲者願吾獨惜夫妙境之亂其真也泉之上奉祀者
觀世音菩薩不知始自何時或曰泉之靈通於南海大士所
憑依也或曰水月交輝借斯神為姮娥之仙侶也而其旁則

又塑有龍王楊泗將軍諸像雖亦比皆水神而以之同饗毋乃不
類與况復闕門徒設或入供香花或提甕進汲男女雜遝莫
禁往來又或牧豎樵夫嗜泉之甘杯飲以療渴枕流而漱石出沒
無常直使地僻成囂水清反濁久矣不復見此中之有月焉靈
則替矣 神豈歆乎爰命能事者先潔其身緹之而下滌
其渣淘其泥沙俾復其舊質又鑿磐石為巨蓋覆乎其
上中鑽一小孔僅令旱禱者得以淨縵繫瓶挹之結字若洞專祀
觀音一尊舉他像而遷之 佛龕鍵其門非祈禱不開有
享薦者第於獻殿焚祝昭其虔也今而後泉蘊山靈神藉
泉顯慈雲甘雨普濟羣生顏之曰小洞天則凡為司牧者

當無^不潔誠致敬相與護持於終古豈直保有名勝之區而已哉

美原字藏記

魏子晉臣余分校壬戌甲子秋闈時推轂士也其為文有大規撫其為人穆然有靜逸之氣丙子夏於其壑宅之巽隅構一化字爐而造小樓於其上塑奎星之像而祀焉或曰此從術家言培地脈故也晉臣則謂出^其仲父惜字之誠無他也屬余為文以記之余惟奎宿者文章之司命而字者文章所從出也自伏羲一畫開天倉頡因之制字体備六書而萬古之文明以啓聖賢經世之學以傳由朝廷以下逮閭閻事無洪纖需之則貴也而愚無知者乃竟玩而褻之殘而毀之甚且棄而污之罪孰有大於是者其不至隱干鬼神之譴怒

者幾希矣今魏子知惜字而特建斯爐也則字得所歸
矣本一家而公之一村苟達之一鄉一邑互相勗置則靡不知
字之當惜矣知惜字然後可與言文能文而後可以掇科
名字化於下而神鑒其上知異日必有蔚起人文者然則
字藏之設其藉以~~迂~~奎光也宜哉

